蜀山劍俠傳/122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蜀山劍俠傳

◀上一回

第一二二回　晶鍋幻彩 邪霧蒸輝 徹地分身消魔首　仙陣微塵 神刀化血 先天正氣煉妖靈

下一回▶

話說笑和尚等四人正在危急之際，倏地三道匹練般的金光，如長虹瀉地，從空中往下直射，接着便是驚天動地的一個大霹靂打將下來。四人身軀好似被甚麼大力吸住，直甩出去約有半里之遙，脫出了險地毒手。祇是震得耳鳴目眩，搖魂蕩魄。知道來了救應，略一定神，往前一看，所有前面毒氛妖霧，已被霹靂震散，金光影裏，現出兩個仙風道骨的全真和一個清瘦瞿曇，正是東海三仙玄真子、苦行頭陀和乾坤正氣妙一真人駕到。笑和尚、金蟬心中大喜，膽氣爲之一壯，匆匆說與莊易、石生，便要上前再鬥。這時三仙的三道金光，正與敵人那畝許方圓一團綠光鬥在一起，宛如三條金龍同搶一個翠珠，異彩晶瑩，變化無窮，霞光四射，照徹天地。四人剛剛飛近，苦行頭陀將手往後一揮，吩咐不要上前，暫待一旁候命。

四人纔住腳步，又聽得破空之聲，三道光華，兩個自北一個自西同時飛到，現出三個矮子。西邊來的藏靈子首先到達，生得最爲矮小，一露面便高喊：「三仙道友，暫停貴手。我與老妖有殺徒之仇，須要親手除他，方消此恨！」言還未了，北面來的也現出身來，正是嵩山二老追雲叟白谷逸和矮叟朱梅，同聲說道：「三位道友，我們就聽他的，看看藏矮子的道力本領。他不行，我們再動手，也不怕妖孽飛上天去。」這時三仙已各向藏靈子舉手，道聲遵命，退將下來。藏靈子手揚處，九十九口天辛飛劍如流星一般飛上前

去，包圍綠光，爭鬥起來。綠袍老祖獰笑一聲，罵道：「無知矮鬼！也敢助紂爲虐，今日叫你嚐嚐老祖的厲害。」說罷，長臂搖處，倏地往主峰頂上退飛下去。藏靈子哪裏肯捨，大聲罵道：「大膽妖孽！還想誘我深入，我倒要看看你有何伎倆。」說罷，將手一指，空中劍光恰似電閃星馳般直朝綠光飛去。

三仙二老也不追趕，大家都會在一起。峨眉掌教乾坤正氣妙一真人齊漱溟，從法寶囊內取出六粒其紅如火、有茶杯大小的寶珠和十二根旗門，分給玄真子、苦行頭陀與嵩山二老每人一粒寶珠、兩根旗門，自己也取了一套。剩下一珠二旗交與笑和尚，傳了用法，吩咐帶了金蟬、莊易、石生三人，將此旗、珠帶往東南角上，離百蠻主峰十里之間立定，但聽西北方起了雷聲，便將珠、旗祭起，自有妙用。笑和尚去後，妙一真人對衆說道：「我正愁除此妖孽須費不少手腳，會不會在我等行法時，他用元神幻化逃竄，實無把握。難得藏靈子趕來湊趣，正好在他二人爭鬥之際，下手埋伏，想是妖孽惡貫滿盈，該遭劫數。不過藏靈子雖是異派，除了他任性行事外，並無大惡。這生死晦明幻滅微塵陣，乃是恩師正傳，又有我等三人多時辛苦煉成的純陽至寶爲助，到時他如果見機先退還好，不然豈不連他也要玉石俱焚？莫如我和玄真師兄交替一下，由我來主持生門，給他留一條出路如何？」矮叟朱梅道：「你雖好心，一則恐他執迷不悟，二則他既見機退出，綠袍老祖豈有不知之理？倘或妖孽也隨着遁走，我們竟投鼠忌器，萬一鬧了個前功盡棄，再要除他就更難了。」苦行頭陀道：「齊道友言得極是。上天有好生之德，藏靈子數百年修煉苦功，也非容易。如被純陽真火燒化，身靈兩滅，不比兵解，反倒成全。此事不可大意，因果相循，誤人無殊誤己。長眉真人預示妖孽命盡今日，絕無差錯，我等寧被妖孽遁走，再費手腳，也不可誤傷了藏靈子性命，纔是修道人的正理。」衆人聞言，俱都點頭贊可。當下除妙一真人與玄真子相換，去守生門外，餘人也各將方位分別站好，靜等時機一到，便即下手行事。

這時主峰上空的藏靈子，正和綠袍老祖殺了個難解難分。藏靈子用白鐵精英煉成的九十九口天辛劍，祇管在那團畝許大小的綠光中亂穿亂刺，但敵人恰似沒有知覺一般。適纔又在三仙二老面前誇下大口，越俎不能代庖，豈不笑話，不由又愧又怒。想另使法寶取勝時，那綠袍老祖早有算計，將藏靈子誘入了重地之後，乘他一心運用飛劍、不及分神之際，暗中行使妖法，下了埋伏。一切準備停當，纔將手往空中一指，空中玄牝珠那團綠光倏地漲大十倍，照得天地皆碧。藏靈子剛將法寶取到手內，忽見綠光大盛，飛劍雖多，竟祇能阻擋，無力施爲，纔知綠袍老祖玄牝珠真個厲害，大喫一驚，不敢鬆懈，也先將手往空中一指，正用全神抵禦之間，忽聽地下怪聲大起，鬼聲啾啾，陰風怒號，砰的一聲大震，砂石飛揚，整個峰頂忽然揭去。五色煙霧中，祇見一個赤身裸體的美婦影

子一閃，一座琉璃穹頂比飛雲還疾，昇將起來。飛到半空，倏地倒轉，頂下腳上，恰似一個五色透明的琉璃大蒸鍋，由藏靈子腳下往上兜去；上面飛劍抵不住綠光，又平壓下來。藏靈子先見峰頂揭開，煙霧瀰漫中，有一赤身美婦，祇疑是敵人使甚麼奼女陰魔，前來蠱惑自己，並沒放在心上，祇注重迎敵頭頂上的綠光，防它有何幻化。百忙中見腳底煙霧蒸騰而上，隨手取了一樣法寶，待要往下打去，猛一定睛運神，看出下面煙光中那座穹頂。纔知綠袍老祖心計毒辣，知道自己也擅玄功，不怕那玄牝珠幻化的陰魔大擒拿法，力求取勝，竟不惜將多年辛苦用百蟒毒涎煉成的琉璃寢宮，孤注一擲地使將出來。若是旁人，精神稍懈，豈不遭了毒手？就在這一轉念間，早打定了主意，拼着犧牲一些精血，不露一些驚惶，暗將舌尖咬碎。等到穹頂往上兜來時，忽然裝作不備，連人帶劍光，竟往煙光中捲去。

綠袍老祖見敵人落網，心中大喜，忙將綠光往下一沉，罩在穹頂上面，以防遁逃。然後將手一指，正待將穹頂收小，催動陽火將敵人煉化時，忽見穹頂裏面，霞光連閃兩下，兩道五色長虹，宛如兩根金梁，交錯成了十字，竟將穹頂撐住，不能往一處收小。接着，嗞嗞微響了一下，煙光盡散，藏靈子已不知去向。那座仰面的大穹頂，底已洞穿，恰似一個透明琉璃大罩子，懸在空中，自在飄揚。纔知害人不成，反着了敵人的道兒，將多年心血煉成的法寶破去，不由又驚又怒。方在查看敵人蹤跡，忽然一道光華，從身後直射過來。連忙回身看時，一朵黃雲疾如奔馬，飛駛過來，快將自己罩住。情知今日和藏靈子對敵，彼此都難分高下，絕非尋常法寶法術所能取勝。這朵黃雲定是藏靈子元神幻化，索性一不做二不休，自己也用元神，和他一拼死活。想到這裏，略一定神，無暇再收拾殘餘法寶，因捨不得本身這副奇怪軀殼，敵人勢盛，恐遭暗算，便暗使隱身妖法，往地下鑽去。同時精魄離身，與元神會合一體，直往黃雲中飛去。兩下一經遇合，那黃雲竟似無甚大力，暗笑敵人枉負盛名，竟是這般不濟，也敢和我動手。正待運用玄功將敵人消滅，倏聽地底一聲大震，黃光如金蛇亂竄，藏靈子從煙光中破空直上，手中拿着綠袍老祖兩半片怪頭顱，厲聲喝道：「該死妖孽！還敢逞能。你的軀殼，已被祖師爺用法術裂成粉碎了。」

原來藏靈子適纔飛入穹頂時，先用法寶將穹頂撐住，然後噴出一口鮮血，運用玄功破了妖法。知敵人兇狡，妖法厲害，自己本領未必能夠傷他，便猛生巧計，脫險以後，暫不露面。先使滴血分身，假幻作自己元神，裝作與他拼命。本人卻隱身在側，覷準綠袍老祖隱身之所，猜他必將軀殼潛藏地底。忙即跟蹤下去，祇苦於不知藏處深淺，姑且運用裂地搜神之法，居然將敵人軀殼震裂。綠袍老祖也是自恃太過，纔兩次着了敵人的道兒，軀體已毀，日後又得用許多心力物色替身。空自痛恨，也無辦法。那藏靈子更是惡毒，

將那綠袍老祖兩半個殘餘頭顱拿在手中，口誦真言，用手一拍，便成粉碎。再將兩掌合攏一搓，立刻化成黃煙，隨風四散。眼看前面黃雲已漸被綠光消滅，知用別的法寶絕難抵敵，便將身往下一沉，落在山岩上面，將九十九口飛劍放出，護住全身。然後將手往頭頂一拍，元神飛出命門，一朵畝許大的黃雲，擁護着一個手持短劍、長有尺許的小道士，直往天空昇起。這時玄牝珠已將先前那朵黃雲衝散，劈面飛至，迎頭鬥將起來。藏靈子運用元神和多年煉就的心靈劍，想將綠袍老祖元神斬死。綠袍老祖又想乘機幻化，將殘餘的金蠶惡蠱放出來，去傷藏靈子的軀殼。

兩下用盡心機，一場惡戰。綠光、黃雲上下翻滾，消長無端、變化莫測。直鬥了有個把時辰，未分勝負。鬥到後來，那道綠光芒彩漸減。藏靈子久經大敵，這會兒工夫已看出玄牝珠的神化，雖不能傷害自己，卻也無法取勝。一見敵人似感不支，便疑他不是蓄機遁逃，就是別有用意。正在留神觀察，猛聽綠光中連連怪嘯，似在誦唸魔咒，半晌仍無動作。又鬥了半盞茶時，對面綠光倏如隕星飛瀉，直往下面墜落。藏靈子早有防備，連忙追將下去，剛剛墜落到主峰上面，綠光已經在前飛落。還未等到跟蹤追入，忽見下面綠光影中，一道紅光一閃，一陣血團黑煙劈面飛灑而上。知敵人又發動了埋伏，不知深淺，未敢深入，略一遲疑，綠光已隨血團飛出。藏靈子運用真神，看出那血團中有好幾個陰魂厲魄催動。知道那些血團是綠袍老祖用同黨生魂血肉幻化，甚爲厲害。便將心靈劍飛出手去，一團其紅如血的光華，立刻長有畝許方圓，先將那陣血團黑煙圍住，然後再用元神去敵綠袍老祖，兩下纔一接觸，猛然又聽異聲四起，吱吱喳喳，響成一片。接着嗡的一聲巨響，從後崖那邊又飛起千萬點金星，漫天蓋地飛叫而來。一個妖人手持長幡，幡上面放出數十百丈的妖雲毒霧，籠罩着這些金蠶惡蠱，在後督隊，正要往自己存放軀殼的山崖飛去。纔知敵人故意用妖法絆住自己元神同那口心靈劍，暗中卻將毒蠱放出，嚙喫自己的軀殼，不由大喫一驚。這時敵人元神光華大盛，心靈劍雖然神妙，偏偏那些血團俱是妖人精血所化，誅不勝誅。儘管被劍光斬斷，並不消滅，反而由大變小，越來越多，緊緊纏定劍光不捨。下面軀殼雖有九十九口天辛劍護身，無奈這些受過妖法訓練的通靈惡蠱，見了生人，勝似青蠅逐血，死纏不捨。又秉天地奇戾之氣，愍不畏死，得空便鑽，見孔就入，不比別的法寶尚可抵禦。大敵當前，自己元神不能兼顧，祇憑飛劍本身靈氣運轉，略有疏忽，被惡蠱侵入了幾個，定遭粉身碎骨之慘。自己功行尚未完滿，便將肉身失去。正後悔不該貪功好勝，將元神離身，鑄此大錯。忽聽下面怪嘯連聲，那金蠶後面的督隊妖人便停了飛行。金蠶原受那面妖幡指揮，也跟着不再前進，祇管在妖霧中亂飛亂叫。

轉眼間，從斜刺裏飛來兩道妖光，湧現出兩個妖人，其中一個斷了一隻臂膀，兩人各持

一面妖幡，煙霧圍繞。纔一照面，便對那督隊妖人喝道：「老鬼劫運快到，現在雲南教祖和三仙二老，正在合力除他。我等元神，已蒙一位恩人救去。你看他平時對我等那般暴虐狠毒，到了這般田地，還將衆同門的精魂血肉，供敵人宰殺誅戮。我們已將洞底禁法破壞，少時他那化血分魂之法，便要被敵人破去。僥倖他因用你，還了元神，還不趁他有力無處使時，急速帶了這些惡蠱，隨我們死中覓活，等待何時？」言還未了，三個妖人已經聚在一起，呼嘯一聲，各將長幡一擺，煙雲起處，簇擁着那些金蠶，便往東南方向飛去。

綠袍老祖見衆叛親離，又將費盡辛苦煉成的金蠶惡蠱失去。雖受過心血祭鍊，靈感相應，無奈這三個妖人本領俱非尋常，駕馭金蠶又是自己所傳。元神禁制，還不怕他們反逃上天；如今他們元神被人解放，自己元神又被敵人絆住，眼看着奈何不得，祇急得「嗚嗚」怪嘯。藏靈子以爲自己軀殼必毀在惡蠱毒口，萬料不到敵人起了內叛，居然保全。同時敵人所用化血分神之法，原是受了同黨的救援。內中妖人乘綠袍老祖與敵人交手之時，前往陰風洞底去將自己元神救去。不料被綠袍老祖趕來，遭了毒手，又將他們元神驅遣禦敵，因爲受了禁制，祇能甘受對方宰殺，無力避免。及至二次被那兩個同黨暗中去破了禁制，自然紛紛逃散。妖人元神一去，妖法便失了靈效，血團妖雲頃刻消滅，更是喜出望外。方在得意，忽聽西北方起了一個震天價響的大霹靂，接着四外雷聲同時響應，六七道長虹般的金光，倏地從遠處飛向中央主峰上面，滿空交織。見那三個妖人駕着煙雲，帶着那成千上萬的金蠶飛出好遠，被這金光閃了兩閃，頃刻不見。正在驚疑，猛聽耳旁有人低語道：「妖孽兇頑，一時難以誅滅。貧道等奉了長眉真人遺命，已佈下生死晦明幻滅微塵陣，將妖窟完全罩住。道友何必多費精神與他苦鬥？快請退出西北生門，且由貧道等來代勞吧。」

藏靈子聽出是三仙用千里傳音警告，此山已設下生死晦明幻滅微塵陣。這陣法乃是長眉真人當年除魔聖法，非同小可，如不見機退出，勢必連自己也一同消滅在內。再往上下四方一看，先前金光閃過幾閃之後，已經了無蹤影，祇覺到處都是祥雲隱隱，青濛濛上不見天、下不見地，別的並無異兆。知道適纔雷聲，陣勢業已發動，危機頃刻，不顧再和敵人爭持。百忙中往下一看，九十九口天辛劍光華繞處，自己軀殼仍舊好端端坐在那裏。知是三仙二老不但給自己留了出路，連軀殼都未用陣法隱去，好讓自己全身而退，心中又感又愧。不敢怠慢，忙將手一指，心靈劍稍緩敵人來勢，運用元神，如飛星下逝，遁回軀殼，剛合得體，飛起身來。上面心靈劍抵不住玄牝珠，敵人元神業已追到，哪敢再作遲延，就勢收了心靈劍，使用遁法，忙往西北方飛去。那綠袍老祖急怒之餘，雖未聽出傳聲示警，已看三仙二老有了動作，仗着玄功奧妙，敵人不能傷害。一見藏靈子想

要逃遁，如何肯捨，緊緊追去。兩下里遁光俱都迅疾非凡，藏靈子駕着遁光在前，綠光在後，恰如飛星過渡、電閃穿雲，相隔也不過十丈左右。這裏三仙二老用千里傳音，警退了藏靈子。見綠袍老祖元神也隨着退出。當時如將陣勢發動，玉石俱焚，又違了初意；否則妖孽也要跟着逃遁，日後成了氣候，更難消滅。正在舉棋不定，綠光已追離陣門不遠。乾坤正氣妙一真人見勢不佳，正待飛身上前阻擋，藏靈子已首先退出陣來。就在這一友一敵，首尾銜接，綠光轉瞬便出陣門之際，倏地一片紅霞從斜刺裏飛來，放過藏靈子，便見一道血光比電還疾，直朝綠光飛去，恰好兩下碰個正着，祇聽綠光一聲慘嘯，掉轉頭便遁回去了。妙一真人看出來人是紅髮老祖，用化血神刀傷了綠袍老祖元神一下。知道紅髮老祖定要前往追逐，恐那化血神刀也葬送陣內，忙中不及開言問訊，袍袖揚處，先飛起一道金光，將化血神刀敵住。再用手往空一指，一團紅光飛將起來，頃刻化作一片火雲，直往空中佈去。然後上前與來人相見。此時，藏靈子自覺無趣，早道得一聲：「道友留情，再行相見。」駕遁光飛遁回去了。

紅髮老祖爲報綠袍老祖殺徒之仇，特意煉了兩件法寶，前來尋他算賬。一到便看出綠袍老祖追趕藏靈子甚急，乘其不備，給了他一化血神刀。剛要往前追趕，忽見一道金光飛起，將神刀阻住，不能前進。定睛一看，放劍的人正是峨眉掌教，怎會相助妖孽？正在詫異，陣勢業已發動，纔看出是一番好意。相見不用分說，自知這陣法非同小可，不愁殺徒之恨不消。與妙一真人見禮之後，又去尋見追雲叟，談了幾句，便即作別回山。

那綠袍老祖先時祇知敵人有了動作，還不知輕重利害。及至追趕藏靈子快出陣間，看見前面祥雲中隱現的旗門寶光，纔知不妙。方要隨敵飛逃，不想纔出陣門，便遇剋星，喫了一刀。紅髮老祖親來，不比洪長豹，可用玄功幻化欺騙。雖有抵敵的法寶，匆忙之中也來不及行使，前進不能，祇得後退。一時急怒交加，驚慌忙亂，竟忘了退路更險。纔退不到丈許，陣門已合。這時一座百蠻主峰，周圍數十里上空，俱是祥雲瑞靄籠罩，紅豔豔一片金霞異彩，更看不清絲毫景物。祇不時看見那團畝許大的綠光東衝西突，閃動不定。三仙二老各在本門方位上盤膝坐定，運用玄功，放起純陽真火，手揚處便是一個震天大霹靂，帶着一團火雲，直往陣中綠光打去。四外雷聲一個接着一個，祇震得山搖地動，石破天驚。靜等滿了一十九日，消滅妖人元神，掃蕩毒氛。這且不提。

話說把守滅門的笑和尚等四人，先時因爲滅門是全陣死門，不愁敵人飛遁，祇須到時聽見雷聲，依法行事。到了滅門以後，剛將陣法佈好，笑和尚猛地想起借幡指引自己去斬蛛的隨引，雖是妖人餘孽，頗有悔過之誠。自己受了人家好處，完成大功，雖說冒險將他元神救出，不知他是否遁走，如等陣勢發動，豈不玉石俱焚？還有那辛辰子，也是窮

兇極惡，如不是他，自己何至失卻無形劍，差一點身敗名裂？石生在陰風洞底，又曾誤放了一個妖人元神，如要是他，豈不又留禍患？看目前形勢，藏靈子與綠袍老祖不鬥到智窮力竭，絕不罷手。何不趁此時機，前往一探虛實？因自己隱身靈符已爲妖法所毀，便向莊易要了來，再三囑咐謹守陣門，自己頃刻即回。金蟬、石生聞言，也爭着同去。笑和尚因石生初次出世，閱歷太淺，雖說除妖還不到時候，守陣責任重大，便留下金蟬。又向他要了靈符，交與石生佩用，隨自己一同前往，以便到了緊急時刻，一聞雷聲號令，就用他的兩界牌飛回，商議定後，直往今日相遇隨引之處飛去。飛經主峰後面，風穴上空，遙望辛辰子還被釘在妖牌上面掙扎，知他元神未被石生錯放，心中大喜。正以爲手到成功，忽見一溜綠火，在風穴口外一閃，現出昨日先在風穴看守辛辰子、後來被綠袍老祖咬去一隻臂膀的妖人，單手持着那面妖幡，指着辛辰子罵道：「你這惡鬼臨死還要害人！昨日我好心好意勸你忍耐一些，少受些罪，你卻向老鬼去搬弄是非，害我斷了一隻手臂，眼看要步你後塵。不想我的元神，竟會自己飛出。如今乘老鬼和敵人動手之際，先報了仇，再行遠走高飛，特地前來尋你算賬。」一邊說着，早將那面妖幡插在背後，從懷中取出一把三尖兩刃的刀子，一道黑煙，便要脫手向辛辰子飛去。辛辰子元神受了禁制，殘軀毀滅，早在意中，祇沒料到毀他的不是綠袍老祖，而是昨日的同門。身子又背朝外釘在那裏，耳聽仇人惡罵，連口都張不開，祇急得在牌上亂抖亂顫。

笑和尚一想這兩個東西俱非善類，自己除滅這類煉就元神化身的妖人，正覺無甚把握，樂得假手妖人，以毒攻毒。便停止上前，徐觀動靜。眼看那道黑煙中，一把飛刀快飛到辛辰子後心要穴，忽聽一絲破空之音，從斜刺裏比電還疾地飛來一溜綠火，恰好將那道黑煙阻住。現出一人，正是昨日借幡給自己去斬文蛛的隨引，一現身便將那斷臂妖人攔住說道：「他雖不好，也和我們同門多年。自從今早諸同門被老鬼禁制後，我也被他尋着，受了許多活罪，自知命在旦夕，不知還要受多少毒刑。想起以前爲惡多端，方在悔恨，不想來了救星，將我元神救出。你元神脫禁，也未始不是那位恩人所放。我本要就此逃遁，走沒多遠，便看出老鬼和雲南教祖藏靈子鬥法，東海三仙與嵩山二老俱都到來。老鬼縱能脫身，也絕顧不了處治我們。想起多年同門之情，兔死狐悲，物傷其類，意欲乘此空隙，往陰風洞底解去大家禁制，再一同逃走。好在文蛛已死，老鬼元神又得全力對付敵人，祇要不被他撞上，還怕誰來？事機迅速，稍縱即逝。你我恨辛師兄，也不過將他軀殼毀了，他的元神尚在。我等差不多一樣功行，除了老鬼的玄牝珠能將他消滅，再不就遇上峨眉派的純陽仙劍，不然，我等仍奈何他不得。何苦爲傷別人，反而耽誤自己？」說罷，又轉身對辛辰子道：「師兄，你也是平日爲惡最甚，纔遭此慘報。我二人前去，決定將你元神也一齊放出，不過時間太促，牌上寶釘須要你自用玄功解化，恕不能前來代勞了。」那斷臂妖人還在忿恨，隨引將話說完，拉了他一同化成兩溜綠火而去。

笑和尚見隨引果然悔過脫身，甚是高興。當時如果將辛辰子身軀毀滅原非難事。祇是這種妖人，元神如在，終必爲禍世間。隨引既說峨眉純陽仙劍可以斬他的元神，何不隱身在側，隨引此去，如不將他元神救出便罷，如果救出，便趁他歸竅之際，拿霹靂劍試他一試。主意打定，悄悄拉了石生，隱身埋伏在側，等候到時行事。辛辰子也是惡貫滿盈，氣運將終，到了這般田地，還戀惜着原來這一副殘軀，以致受完孽報，結果還是神形一齊消滅。笑和尚、石生等了不多一會兒，便見一團灰暗暗綠陰陰的妖火，從主峰那面朝辛辰子飛來，看去頗爲疲憊，飛得並不迅速。想是辛辰子的元神已被隨引救出，誠恐將他驚跑，悄悄囑咐石生在旁留神警備，直等那綠火飛近辛辰子頭上，將要入竅之際，纔將精神集中，運用玄功，身劍合一，衝上前去，以便一擊不中，還可隨後追趕。辛辰子臉朝裏釘着，笑和尚又有靈符隱身，一絲也不曾覺察。及至聽見隱隱風雷之聲起自身後，纔知不妙，可是已來不及了。那元神原也異常精靈，劍光一現，便即往空中飛遁，無奈被綠袍老祖禁錮已久，日受玄牝珠妖火燒煉，元氣大傷，怎敵峨眉至寶。退飛沒有多遠，被石生飛劍一擋，略一遲頓，笑和尚霹靂劍正從後方追到，恰好從綠火中心穿過。耳聽妖牌上「哇」的一聲慘叫，那團妖火已被劍光斬爲兩半，還在飛躍。石生的飛劍如一陣銀雨涌了上來，會合笑和尚劍光，圍住這兩個半團綠火一絞，光焰由濃而淡，逐漸消滅。笑和尚萬不料這般順手。回看妖牌上面的辛辰子，還在「吱哇」慘叫，更不怠慢，指揮劍光飛將過去，圍着妖牌繞了幾下。牌上妖霧散處，連辛辰子帶妖牌俱都斬斷成好幾截，半晌毫無反應。知道大功告成，方要同了石生迴轉，忽見隨引駕着遁光飛來，喊道：「恩公留步！老鬼正打算放那惡蠱出來，去害藏靈子軀殼。快將那面幡兒還我，待我去將惡蠱引來，將它消滅，以免日後爲害。」笑和尚聞言，剛將幡取出還了隨引，未及搭話，便見金蟬從滅門上飛至，說道：「適纔苦行師伯巡視各門，給了我們一道靈符，說是少時如見金蠶，可用此符破它。如今距離除妖不遠，吩咐你快回去呢。」笑和尚一聽，顧不得再與隨引多說，道了聲：「好自爲之，得手速急逃走，以免玉石俱焚。」便同金蟬、石生飛回原處。

不多一會兒，果然隨引同了兩個妖人，各持妖幡，將千萬金蠶惡蠱引來。笑和尚忙用真火將靈符焚化，一道金光宛如一幅天幕，從空中落下，將隨引等三人和那萬千金蠶一齊罩住。笑和尚見隨引也不免於難，甚是難過。方要代他跪求師父開恩時，隨引已和一個妖人從金光影裏脫身出來，朝着笑和尚等下拜說道：「我到陰風洞底去放各位同門元神，剛剛得手，有幾個同門想生喫那妖婦報仇，祇管在洞中尋找，我勸他們不聽。剛剛逃出，老鬼忽然回來，那幾個後走的同門，連人帶元神都被他擒住，死於非命。我聽老鬼又在吩咐將惡蠱放出，纔向恩公要回幡兒，去與這位同門帶了金蠶逃出，行到此間，被金光

罩住。正愁難得逃命，耳旁忽聽『速棄妖幡，立誓改邪歸正，便可免死』。我二人剛剛依言，起了重誓，金光也閃出了一條道路。那斷臂同門名叫喬瘦，想是他平日積惡太重，未及逃出，祇見他在一團紅雲裏掙扎了兩下，便沒有蹤影。這位同門名叫梅鹿子，入門最晚，人甚忠厚，這次迭經險難，看出因果，決計棄邪歸正。此時如求各位仙長收錄，自知我等以前罪惡太重，必難獲允。意欲先尋地方隱居潛修，過些年月，出外積修功行，以贖前愆，俟有成效，再求恩公代向諸位仙長講情，收歸門下吧。」笑和尚聞言，不禁點頭稱善。二人又向金蟬三人分別見完了禮，直到雷聲大作，仙陣發動，纔作別而去。

笑和尚等四人，按照苦行頭陀吩咐，直守到第十九天的正午時分。忽聽四外雷聲如戰鼓密集一般，往中央聚攏，猛地主峰那邊，又是震天價一個大霹靂響過，眼見一道青煙往上昇起，立刻祥光盡斂，紅雲齊收。三仙二老同在主峰上空現身，傳諭四人過去，知道妖孽身靈，業被真火煉化消滅。四人連忙一同過去參見。這時四面崖上飛瀑全部停歇，主峰周圍數十里方圓地面，塌陷成一個大湖蕩，清泉涌突，灑雪噴珠，翻滾不停。那座主峰祇剩半截，獨峙湖心，高出水面約有數丈。正中心冒起一股溫泉，有百十丈高，十來丈粗細，熱霧蒸騰，晶光幻彩，恰似一根撐天寶柱，百色繽紛。再襯着四外清流浩浩，飛白搖青，越顯雄偉奇麗，氣象萬千。四人蔘拜了三仙二老之後，笑和尚單獨向苦行頭陀請罪，並謝各位師伯叔成全之德。玄真子道：「你連經魔難，不辱使命，你師父已經許你將功折罪。日後光大峨眉，用你之處正多。你雖得了火靈寶珠，卻失了無形仙劍，終是缺陷。現在綠袍、谷辰兩個妖孽，已除其一。谷辰劫運未到，正是爾等小輩個人修道積功之機會。你如想求深造，可先回山，等到寶相夫人脫劫之後，到她風雷洞去面壁十九年，於靜中參悟，重煉無形仙劍，煉成以後，再出山積修外功，自能得着正果。不過你師父功行圓滿，不久飛昇。一入風雷洞，不俟將來正果修成，不能相見。你師父門下祇你一人，他的劍法系釋家煉魔至寶，與我等所用不同，雖說殊途同歸，到底別有玄妙。你師父已參佛家正諦，對此末法，原不重視。祇我同你妙一師叔，不願你師父劍法失傳，欲令你承繼你師父劍法衣鉢，歸入峨眉門下。無奈你師徒聚首日淺，怕你不能在短時間內盡得真傳。此番迴轉東海，須一絲也懈怠不得，否則到時功虧一簣，豈不可惜？」言還未了，笑和尚一聽師父不久便要飛昇，想起平日教養深恩，不禁悲從中來，跪在地上淚流不止。

苦行頭陀道：「業障，你枉自隨我多年，還這等免不了貪嗔癡愛，祇須努力潛修，道行豈有止境？自你兩次觸犯戒律，我便看出你非佛門弟子，欲待將你逐出門牆，又念你平時尚無大過，苦修不易，過出無心，罪不至此。若就放任，依舊傳我外相衣鉢，又恐我去以後，你又重犯貪嗔，中途變節。雖說各位師伯叔可以幫我制你，到底也是我的過惡。

因此，纔命你三上百蠻，飽嚐憂患，見你雖有悔過之誠，究竟難保未來。祇打算就你自己平時心得，由你自己參悟，不再傳授心法。經你諸位師伯叔再三苦勸，你妙一師叔並答應將你收歸峨眉門下，以免日後放縱。固然是你夙根深厚，遇此仙緣，但是也非容易。還不上前行了拜師之禮，祇管做些世俗之態則甚？」笑和尚一肚皮委屈，哪敢還言，恭恭敬敬上前，朝着乾坤正氣妙一真人，重行拜師之禮，請求訓示。妙一真人道：「我念你天資功行，均非凡品，恐日後無人管束，誤入魔道，辜負你師父多年教養苦心，纔請求將你收歸門下。你本有夙慧仙根，自會努力潛修，無庸多爲曉諭。我不久迴轉峨眉，本派三輩同門，俱來聚會，乃是長眉祖師飛昇以後，第一次大典，萬無一人不到之理。不過你師父玄功奧妙，飛昇在即，誠恐往返費時，誤你功課，特降殊恩，準你一人無須赴會，可在東海早晚虔誠用功參悟。等到參透玄機，前往風雷洞面壁潛修。一過中秋不久，就是你師父功德圓滿之時。祇此有限時光，能否承繼你師父衣鉢，全在你自己修爲何如了。」

笑和尚跪領訓示之後，玄真子道：「此次雖將妖孽消滅，事前還逃走了幾個餘黨和那個姓倪的妖婦。雖說他們能力有限，到底日後免不了興風作浪，爲禍人間。好在妙一師弟回山之後，自會傳諭同門弟子，前往相機行事。這些餘孽如能悔過，自當不咎既往；否則下手宜速，以防他們投入谷辰門下，助紂爲虐。我與白、朱兩位道友，尚須往北海一行，要先走了。」說罷，同了追雲叟白谷逸、矮叟朱梅向苦行頭陀與妙一真人舉手，道得一聲：「請！」百道金霞展處，昇空而去。苦行頭陀便對妙一真人舉手道：「貧僧回山，便着尉遲火到時前往仙府受訓。凝碧崖之會，恕貧道無此緣法。道友此去九華見了妙一夫人，請代致意。貧道塵緣將滿，祇好先走一步，不及面別了。」笑和尚早和金蟬、石生、莊易三人敘過別意，彼此自然都有些依戀不捨。見師父把話說完，連忙趕過來重向妙一真人跪下叩別。妙一真人又諄勉了幾句。將他師徒送走後，纔將金蟬等三人喚過，首對金蟬道：「你年來頗有精進，但是童心猶在，言行均欠謹飭，不是修道人的風度。我以後不常在山，你更須時常外出積修外功，務須事事留心，聽從汝姊及各前輩同門的訓誨，以免誤卻歷劫三生的慧業夙根和異日的成就。芝仙與你仙緣最深，你和衆弟子用它之處甚多，更要好生將護，不可大意。我此去九華、黃山，與餐霞大師及汝母尚有事商量。峨眉之圍已解，你可同了石生、莊易回山等候便了。」

金蟬跪領訓示已畢，石、莊二人仍在地上未起，等妙一真人說完，便懇求收錄。妙一真人點了點頭，由二人行了拜師之禮，方吩咐起立。先對石生道：「你母苦修多年，因有宿孽，感了靈石精氣，無夫而孕。你外祖不察究竟，嚴加責罰。如非極樂真人先賜靈符防身，幾乎將一生功行付於流水。你秉兩間英靈毓粹之氣而生，異質仙根，得天獨厚。

我門下教規甚嚴，祇須努力潛修，不犯戒條，異日成就，不在三英二雲以下。此番到了峨眉，可先向師姊師兄們請教。等我回山，再傳授你功課吧。」石生領訓，跪謝起立。妙一真人又對莊易道：「你也是生具異稟，祇爲宿孽，使你誤服澀芝，失音喑啞。你前師可一子雖在旁門，心術品行極爲純正，以他能力使你復音，原是易事。他因見你質地不惡，恐你得了他的真傳，反倒誤入歧途，再入正教，修爲不易，纔行作罷。這是他對你用心深厚之處，不可不知。本想俟我回山，再行與你醫治。一則見你心地虔誠，修爲勤謹；二則你和諸同門均是初見，言語不通，全用手勢，終是憾事。特爲你耽延片刻，使你復音。此後入了本門，要知仙緣不易，堅固初衷，勤積外功，力求精進，勿負我意纔是。」莊易聞言，不禁感激涕零，拜將下去。妙一真人便取出一粒丹藥與莊易服下，然後命莊易盤膝內視，運氣調元。少時如覺各宮部位有何感應，須要鎮靜心神，不可動念。坐有片刻，坎離業已配合。妙一真人纔將手一指，一線金光細如遊絲，直往莊易左鼻孔之中穿去，不多一會兒，又由右鼻孔鑽出，再入左耳，遊走完了七竅。最後走丹田，經涌泉，遊天闕，達華蓋，順着七十二關穴逆行而上，纔從口內飛出。莊易祇覺一絲涼氣，從涌泉順天脊直透命門，倏地倒轉，經靈關、玉海，奪門而出，立時覺得渾身通泰，心曠神舒。直到妙一真人說道：「好了，起來。」不由情不自禁地喊了一聲：「恩師！」居然復音如常，心中大喜，忙即翻身拜謝。妙一真人將袍袖一展，一道金光如彩虹際天，電射星飛，轉瞬沒入雲中不見了。